

流水围庄

散文公社
福建·卷

黎 晗 \ 著

本来就是小地方，现在我还是在小地方。

我从未离开，也从未想过离开。我的一次次向大地方的靠近，
见的距离和距离产生的看不见的弹性，我的琴弦被大地方和小地方拉得直直的。

1
成为一根它们之间用作拔河比赛的草绳。我的写作，我在这根琴

一面，不单单是靠情感，而且

不

也许是他所追求的风格。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FENG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流水围庄

黎哈一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流水围庄 / 黎晗著. 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7. 5
(散文公社)

ISBN 978-7-5306-4613-7

I. 流… II. 黎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 第048945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27695043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永清县金鑫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6.625 插页 2 字数 152 千字

2007年5月第1版 2007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 册 定价: 15.00元

序

孙绍振

中国文学理论的混乱,可能以散文为最。这是因为,在文学理论中,散文理论最为幼稚,一些沿用已久的范畴和原则,早已腐败,而新锐们提出的话语还在草创之中,既不系统,又不实用,缺乏普遍认同的准则,我在一篇学术论文中曾经这样说过:

“由于在基本理念上缺乏共识,对散文成就的评价,常常陷入混乱。不同出版社照例推出年度‘最佳散文选’,篇目往往南辕北辙,互相重合者凤毛麟角。成就卓著的散文作家,在不同地区的年度的总结性论文中,所列品位相当悬殊。评价的任意性在某些权威出版社的‘当代散文史’的著作中更加突出。许多散文家的显赫地位不是由于作品的质量,而是缘于其在行政机构和学术机构中的地位。”

照理说,艺术的竞争最起码的准则就是平等,但是,中国特有的国情,却使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。一些在行政上雄踞高位的官员(或退居二线的),某些学府中年高德劭者的散文,明明是从思想到艺术上都十分平庸,于现成的观念和

手法中作狐步舞式的盘旋，而廉价的喝彩之声却不绝于耳。此等怪现状，尚可以从国人对于官位及学术地位的自卑感中得到解释；但是，另一种怪现状，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，那就是对于年青作家，往往据所居城市之大小和政治上的重要程度来品评其座次。北京、上海的作家肯定优于福州以及其它一些省会城市，至于省级以下的城市，如莆田，就更加等而下之了。这种政治体制下潜在着的艺术等级的成规，迫使一些作家追随高考移民，忙不迭地往大城市寄居。安居于小城市者，不是不识时务，就是自己觉得没有出息。一旦极其个别的，有所出息了，一举成名了，大城市不得不承认了，幸运之星上升了，就自然而然地离开小地方，到政治上比较重要的城市里享受崇敬的目光去了。

但是，任何成规，都是有例外的。

我要说，黎晗就是一个例外。

黎晗安居在小城市里。这个城市的市民，除了做生意的特殊天赋和承包医院花柳病科的伎俩小有名声以外，在全国文化地图上，是没有地位的。从文学效应上看，这个小地方，是最低的平台。但是，黎晗就蹉跎在这个小角落里，心平气和，怡然自得。从他的散文中不难看出，他有一种“小地方情结”。在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等级生态中，不可能出现福克纳的奥克斯福小镇，也不会出现肖洛霍夫蛰居的顿河哥萨克小村镇。对于小地方有自信、有雄心的人真是太少了。

在迷恋故土方面，黎晗和一般的乡土作家不能说没有共同之处，他对于家乡某些神秘的历史、传闻，看似无理的习俗，有着某种玩味的爱好，所不同的是，他不像某些作家那样做沉醉状。他更关注的是，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小地方的人们夹在城



市和乡村之间,其生命中所蕴涵的种种韵味。这里充满了他童年的纯情的记忆,当然,似乎是未能免俗的,不乏某些朦胧的近似恋情的诗意。如《秋香到》,他青春时期对于一个美好异性的感受是:“不愿意让她……突然消失”。这种迷蒙的感觉,又仅仅与茶叶店门外的“秋香到”的牌子相联系:

秋香只是一种普通的茶名呀,我自己心里轻轻地叹息着。

……我的想,渐渐变得飘浮、迷乱、没有边际。或者秋香,也只是一种空泛的感觉,她太散,太幽微,秋香的到来并不能对任何事物构成影响。她太轻,无力改变什么。但是,至少那种类似“遗忘”和“往事重现”一样的韵味,唤醒了沉睡在秋天深处的许多温柔疼痛的细节。

明明是相当深沉的感觉,但是,黎哈不太喜欢强调其鲜明,相反,他最拿手的是,营造某种“飘浮、迷乱、没有边际”的情调,使之处于不明确的、“幽微”的境界之中,以一种从记忆深处,隐隐地浮现的景象,不让它有强烈的效果(“无力改变什么”)。

这可能是他对一种文体风格的追求。

他对于散文,抱着一种独立不羁的观念。

当一些大城市的学者和权威把激情当作散文的生命的时侯,他却在《我的文学观》中说,如果一个“爱激动的人”能写出好散文来,他就去自杀。因而,他不随便让他笔下的人物在面临生命抉择的时刻激动。但是,这并不是说他散文风格冷峻。他的散文,字里行间充满了浓郁的感情。这种感情往往并不寄

寓于大起大落的事件，每每是事情本身并不太特别，特别的是，从记忆深处体验到的，缥缥缈缈，断断续续，欲说还休的那种心态。这种风格的代表可能要算《箏》。明明是一个女孩子和自己，还有画师的感情有一种可以意会的关系，却写得断断续续，没有一处是定性的。端的是惜墨如金，连关键处都留作了空白，但是，在空白之外，却用音乐，用流水等等，作了大幅度的氛围的渲染。

这也许就是黎晗认为最为宝贵的生命的体验吧。

也许捉摸不定，不着痕迹，就是他追求的散文美吧。

对于小地方的种种记忆追索，往往使黎晗着迷。这种着迷，使得黎晗往往忽略了那些被抛出了生活轨道的，缺乏竞争力的小人物，他不太关注在城市的边缘，大起大落的悲喜剧。至少是在散文里，黎晗不太喜欢情感强烈的冲击性，他逃避着浪漫的激情，在《情诗》中甚至把青年时代那种强烈的、浪漫的感情当作“病症”，称之为“冒着矫情和傻气的自恋”。对于浪漫，他习惯于调侃，例如对于“乡愁”这样一个散文的传统的、浪漫的母题，他坦然反讽说是“一种病，就像胃病之于美人，关节炎之于劳动者，冠心病之于官员一样。”他似乎更乐意把笔墨化在那些表面上并不太惊人的人物和景物上。他似乎坚持一种原则：强烈感情的宣泄，不算真功夫，在平淡中发现潜在的深沉，才是才华的表现。如果他感到诗意，也不在诗意的成规里，而是在表面上没有诗意的很日常的生活中。有时也不免动情，但不是事情本身的，而是内心的一种体悟。这种体悟常常是微妙的，悠长的。但是，有时也会有突然的顿悟。他在《秋香到·碎片》中写到一个叫做老陈的普通人，好容易才买了一辆自行车，车子骑得破旧不堪，老是觉得车子马上要散成碎片



了,但是,一直并未散成碎片。他这样写:

老陈的旧车和老陈并未散成碎片,老陈紧抓车把,在心中对自己大喊了几声,——风吹过他的耳畔,惯性送他下了坡。老陈还是老陈。老陈平安无事。到现在老陈还是天天骑着他的那辆老车。老陈是位老同志,天天起得比我早。我在乡村中学时,和他相处得非常融洽。

如果换一个作家,一个不懂得在文字上节制的作家,多半是要写到摔倒成碎片才过瘾的。没有大悲苦,不来灵感的。但是,黎晗却没有在这些叠加着平庸作家的脚印的地方写下去,而是,回到自己的内心的顿悟:

“我马上要散成碎片了”,我在夜晚临睡前的阅读中,突然想起老陈说的这句话。神秘的恐惧,生命的秘密瞬间闪现,它淹没在日常生活下,有时会突然跃出水面,成为一种无法诉说的哀伤。

真正读懂了这一段才能理解为什么黎晗对于传统乡愁,抱着那样怀疑的态度。因为那太诗化了,他认为那些诗化了的、美化了的乡愁,还不如为寻找乡愁而停留过的地方,异乡“更像乡愁的栖息之所。”为什么呢?因为,他说了:“生活往往是平淡无奇的”。作家的才气就是在他人感到平淡无奇的地方,拓展诗意的疆域。在一般散文家没有感觉的地方,他能发现“神秘的恐惧,生命的秘密瞬间闪现。”从这个意义上说,他并不是一味逃避强烈情感的流露,而是寻觅着平淡掩盖着的

芸芸众生的心境。这种心境可能是不强烈的,但是,在发现者心灵中却是强烈的。可不管多么强烈,他也很少用强烈的字眼。从容、淡定,保持在深邃的发现中的悠然、怡然,不激动,不张扬,不浪漫,也许是他最所追求的风格。在我看来,这种风格的最佳代表作就是《夜里戴草帽的人们》。文章的主体意象,就是夜里还戴在头上的草帽,这太平淡了,太容易被人们忽略了。但是,黎晗的才气就表现在从中发现了一种生命,一种弱勢者漠然的生命。这是白天从农村来到城市,夜晚还无法回家的乡下人:

他们的家不在这里,这座城市成千上万的灯盏下面,没有一个让他们摘下草帽歇脚的地方……一顶草帽突兀地飘浮在人海之中。这是一顶孤独的草帽,它显然被主人忽略了。

他们要解决的麻烦,经过一天的奔波,没有解决希望,越发变得“沉重、尖锐”。只有对小地方有着特殊体验,特殊热爱的人,才会从这样司空见惯的现象中感受尖锐的沉重,只有在平淡中追求尖锐的散文家,才会从被忽略了草帽上,发现弱勢群体的生存状态。关键是把忽略(社会的、世俗的)与不可忽略的(生命的、弱勢的)矛盾揭示得这样深邃,只有黎晗这样具有自觉风格追求的散文家,才会用这样平淡的语气,诱导读者进入深沉忧郁,但又不给人以揪心的痛苦;草帽的主人相当无助,他面临的“麻烦事,其实与这座城市无关”:

他来到城市寻求解决,盼望救援,祈求平安,而现在



夜色浓重,开往家乡的最后一班夜行车已经离去,但他的解决、救援、平安看来即将落空。他戴着那顶与城市的夜晚格格不入的草帽久久不愿离去,巴望着奇迹或许还会出现。他游荡在城市的热闹之中,这一切热闹与他无关……只能戴着那顶乡村的草帽继续在城市的灯火中行走。只有这样,他的心中才会踏实一些。只有这样,才会在夜色中看到一丝光明……

面对这样的悲剧,如果用强烈的感情抒发,一系列现成的滥情话语会蜂拥而上,但是,黎晗回避了,他反反复复地提示的那顶草帽“与城市格格不入”,“在城市的灯火中行走”,“与城市的热闹无关”。草帽的多余,草帽的格格不入,草帽的孤独,最终集中到草帽主人希望的“落空”和茫然的“踏实”的矛盾上。这种笔力深邃而不冷峻,还得力于概括。细心的读者想必会注意到,这个草帽的主人是没有姓名、年龄、性别的。虽然,这是散文,却超越了散文形式的规范(人物事物的特殊性),上升为诗的概括性:

没有人注意到夜里戴草帽的人的面孔。

正是在诗与散文的结合点上,读者的想象和情感遭到撼动,草帽已经是被忽略了,草帽下面的人,更被忽略,麻木了的不仅仅是草帽下面的人,而且是观看草帽而没有感觉的人。这里有深沉的隐忧,有城市人的反省。而这种反省,则不仅仅是小地方的,作者心里有大地方都缺乏的空间。

黎晗的难能可贵,不仅仅在心事浩茫上,而且在艺术的

W

风格丰富上。他的深沉的一面,不单单是靠情感,而且有智慧,我说的是,以《感谢理发师》为代表的散文,就不是以情趣,而是以智慧的趣味为特点。不过相比起来,他在这一类散文中似乎不太刻意抑制,有时难免失控,免不了有走向油滑的危险,这在《废话连篇》中是不是多少露出了一点端倪?

2006年6月30日 星期五



目 录

序 / 孙绍振 001

第一辑◎呼喊芥蓝菜

夜里戴草帽的人们 003

听“城南瘦子”唱歌去 006

于先生 009

戏猫小记 012

我们内心深处的冷 015

新娘的味道 018

涵二中门口有澡堂 020

很甜的西瓜 022

师傅,请把刀磨得快一些 024

小偷有没有情人 028

猜猜我是谁 031

郊区·真相 034

郊区(034)/真相(035)

新涵大街 037

顶楼向西的房间 044

呼喊芥蓝菜 047

第二辑◎满地都是野花

台风记忆 051

屋顶上的风景 055

岁兄 057

流水围庄 061

乡村修辞(061)/石头的秘密(063)/绿叶和下巴(065)/
红色木偶(067)/鱼和背景(068)/失踪的紫良(070)

南歌 074

河鸟(074)/粉墙(075)/彩蝶(077)/弹弓(078)/草帽
(081)/日影(082)/谷神(085)

满地都是野花 088

旧伤(088)/木躺椅(088)/过去(089)/青草纪念(090)/
绿树成荫(091)/抛秧(093)

第三辑◎秋香到

荫 097

箏 100

歌声 103

含笑 105



草腥味 107

瓶花 109

小雨树 111

走神的时光 114

白纸上的黑字 117

随风飘散 120

乘长途车远行 124

树叶是怎样掉下来的 127

一句话 132

春天,十个祈使句 134

秋香到 137

情诗(137)/长和短(138)/乡愁(138)/小木桌(139)/静
静的眸子(140)/碎片(141)/蓝手帕(142)/秋香到(142)/
兰花(143)

第四辑◎细节中的温暖

美丽的日本之我 147

感谢理发师 150

为什么要愤怒 152

脸盆里的“超级女声” 156

B品 159

看起来像话剧 161

废话连篇 163

W

理想就是一种想 (163)/高头女工 (164)/丁狗欢乐颂
(165)/在白领餐厅的一次演讲(166)

朋友絮语 168

零点以后的忧思 171

我的文学观 175

散文的反义词(175)/羞于赠送的散文(175)/我很害羞，
请勿表扬(176)/寻找指尖的快感(177)/文学观究竟是啥
玩意儿(179)/短篇小说与白日撞鬼(180)

借题发挥 18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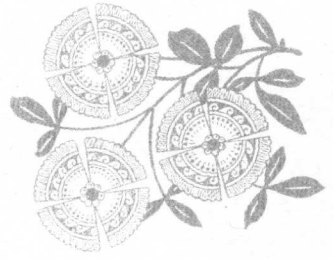
再看把你吃了(182)/骑着自己去上班(183)/爱要做，不
要说(185)/有记忆，没感觉(187)/爱听不听(188)/后现代
小偷(190)

细节中的温暖 192

蚯蚓究竟有几个头 195

——答南帆先生问(代后记)





第一輯◎呼喊芥蓝菜



